

老 橡 树

(六幕話劇)

【苏联】雅柯布遜著

魏 时 譯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一九五七年·北京

August Jakobson

The Old Oak

据 Soviet Literature no. 4, 1956 譯出。

英譯者为 P. R.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王府大街64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6號

北京五三五工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

書號49字數65,000 開本 787×1092 耗 $\frac{1}{32}$ 印張 $1\frac{1}{4}$ 插頁3

1957年8月北京第1版 195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0001—3000册

定價(7) 0.34元

人 物

戈斯达夫·藍尼教授——科学院院士

瑪 丽——他的妻子，外科医生

杜瑪斯——他們的兒子，工程师

塔瑪拉——他們的女兒，歌剧演員

瑪尔塔——藍尼教授的妹妹，化学家

賴諾拉博士——塔瑪拉的丈夫，化学家

瑞 娜——藍尼家的女管家

苏比克——化学家

黎崗德教授

雷納斯教授

西尔柏博士

第一景

藍尼教授住宅中的會客室。左邊一個門通向門廳和一個高而窄的窗戶。右邊兩個門，距腳燈最近的一個通到教授的書房，另一個通到鄰室。背景是某深色質料的厚垂帘，幾乎遮住全部房間，把會客室和餐室隔開，餐室也有高而窄的窗戶。這兩個屋子的傢俱都是笨重的，舊式的：幾張精美雕花的書櫃，一架大鋼琴，一張圓桌，一張沙發，以及幾把扶手椅。牆上挂着愛瓦佐夫斯基^①和史施金^②的臨摹油畫，還有克萊弗爾^③和郝甫曼^④等名家的原作。時間是早春某日的一個傍晚。刮着大風。瑪爾塔和瑞娜正在挪動傢俱。瑪爾塔是一個中年的老處女，背有點駝，有發胖的趨勢。瑞娜是個又高又瘦的婦人，替藍尼家管家已經多年，因而被看作這個家庭的一員。

① 伊凡·康斯坦丁諾維奇·愛瓦佐夫斯基：一八一七——一九〇〇年，著名俄羅斯畫家。——譯者。

② 伊凡·伊凡諾維奇·史施金 一八三二——一八九八年，俄羅斯著名畫家和雕刻師。——譯者。

③ 尤里叶維奇·克萊弗爾：一八五〇——一九二四年，俄羅斯風景畫家。——譯者。

④ 郝甫曼：不詳。——譯者。

瑪尔塔 （直起身子，看看牆上的鐘）瞧！稍微拾掇拾掇，我們就弄完了。

瑞 娜 （也望望鐘）是呀，我們这就弄完了。（扶正牆上的一幅大画）怎么样？正不正？

瑪尔塔 好，很好。我們这才給它找到了合适的地方。

瑞 娜 这兒就是你上次挪开的那个地方，可是你那时候想像着挂在那兒好看点兒。

瑪尔塔 （察看着房間，兴致勃勃地）想像？好吧，也許那就是我的空想。我們在空想中往往是会犯錯誤的。可是这間屋子以前真有点兒乱。

瑞 娜 乱？

瑪尔塔 （热烈地）是呀，是呀！当初我并没有这么想。可是后来，我才注意到我哥哥在这間屋子里好像从来没有感到舒服过。

瑞 娜 对了。有些时候，我們的教授是个道地的老刺兒头，誰要是把一張扶手椅挪了挪地方，他就会大发脾气，連扶手都会拍断了。

瑪尔塔 （一笑）瑞娜，你把我哥哥这样一个世界著名的科学家，說成甚么了！

瑞 娜 （繼續收拾房間）不过，这是实话……瞧瞧你嫂嫂，她是个有名的大夫。可是她从来没有發过神經。

瑪尔塔 我的好瑞娜，要是說我哥哥戈斯达夫好發脾气，那不是因为神經質。（試着移动大鋼琴）不。那只不过因为凡是偉大的人物有时候都爱挑眼。

瑞 娜 （高兴的嘲笑）老天爷为甚么要折磨这些偉大的人物呢？（帮助瑪尔塔挪动大鋼琴）不过，当然啦，假若他們一定要那样……

瑪尔塔 （快活地）他們不是一定要那样。不过像他这样的一个人物是管不住自己的脾气的，那么，我們这些凡人只好忍着点兒了。

瑞 娜 好極了，假若我們必須得忍着，那我們就只好忍着吧。（稍停）女主人今天为什么又晚回来？

瑪尔塔 我可不知道。（門鈴响）这么早，难道是戈斯达夫嗎？莫斯科的火車来不了这么早啊，是不是？

瑞 娜 不，不会是他。也許女主人今天早上忘了帶鑰匙了。（由左边出去，片刻之后，又回来，稍微有些不安地）有个古怪的人找你。

瑪尔塔 找我？

瑞 娜 他說他要見見这家里的甚么人。

瑪尔塔 奇怪！这是誰呢？好吧，讓他进来吧。

西尔柏博士在門口出現。他在門口站了一会兒，歪着头，好像在听甚么。他是个中年人，穿戴时髦而近于輕浮，頭髮梳得又光又平。他的整个外貌有点像爬虫：他的長脖子上的皮膚有很多皺紋，走起路来，整个身体像是在扭动似的。他又高又瘦。他的声音像天鵝絨一般柔軟，和罩在眼鏡后面的不怀好意的眼光成明显的对照。他用低低的、嚙啞的喃喃声說話；他的态度巴結而又有所戒备。

西尔柏 （弯着腰深深地鞠躬）您好。請原諒我打扰您。

瑪尔塔 （注視着客人）您好。

西尔柏 （用很响的嘤嘤声吸口气）原諒我打扰您……我偶然听說賴諾拉博士，[我的老朋友，非常老的朋友，住在这兒……我很想看看他。（鞠躬。）

瑪尔塔 賴諾拉博士是住在这兒，可是他現在沒在家。

西尔柏 哦哦，是这样……不在家？对不起，您能不能告訴我，他甚么时候回来？

瑪尔塔 他没說。你要給他留个話嗎？您貴姓？

西尔柏 貴姓？啊，对了！（發出咯咯的声音，又大声地吸了一口气）您看……呃……不，謝謝吧，不留話了。（搓着手鞠躬；用甜蜜的声調）对不起，順便提一下，看来你是忘了我了。我是……呃……你的一个老同事啊。你不記得了嗎？

瑪尔塔 （忽然想起，惊异地睜大了眼睛）真的是……你是……

西尔柏 （打断她的話）是的，是的，das bin ich, gnädige Frau! ①是我。噯，時間过得多快啊！真是没办法。記得过去在亲爱的母校的那些日子嗎？不錯，我們讀的課程不一样。后来，你做了我的小助教，担任定量和定性分析，假若我沒有記錯的話……

（向她行了一个深深的，旧式的鞠躬礼）好吧，允許我祝您好。（鞠着躬走出会客室。）

瑪尔塔和瑞娜站着，听着西尔柏漸漸远去的脚步

① 德文：“就是我，亲爱的女士！”——譯者。

声，直到大門砰地一声关上。

瑪尔塔 （沉默片刻，声音低哑地）西尔柏博士……天哪，
西尔柏博士。世界上有的是人，偏来找我們干甚么？

瑞 娜 他是誰？

瑪尔塔 哦，別問了！（厭惡地聳聳肩，好像要抖掉些甚么）
在这样的日子，我不願意談甚么不痛快的事情。好了，現在这兒甚么都收拾得整整齐齐的了。

瑞 娜 是啊，我看这样就行了。假若你不再用我，我就要到厨房里去干我的活兒了。

瑪尔塔 不用了，今天这样就行了，謝謝你的帮助，还
謝謝你出的主意。

瑞 娜 噢，沒甚么……（通过后面的垂帘下。）

瑪尔塔在屋子中間站了一会兒以后，由右边的第二个門走出。藍尼的女兒，塔瑪拉，由門厅走进来。她是一个高身材，漂亮的妇人，大約三十三岁。她心里好像有事，样子很苦惱。她慢慢地走进来，向鋼琴那边走去，心不在焉地按了几下。然后，沒有脫外衣，就坐下彈奏起来。起初她漠然地彈奏，但接着越来越有感情，終于她按下去的每个鍵子都表示出某种深沉的内心激动。苏比克是个瘦長、寬肩膀的人，有金色的卷頭髮，在門口向里張望，而后站在門口，帶着微笑听着。

塔瑪拉 （像她突然开始彈奏一样，突然停下，站起来，这时候才注意到苏比克）噢，是你？我沒有听見你进来。
苏比克 是的，是我。我本不打算打扰你。請不要停下。

可是先讓我向你問好！

塔瑪拉 （玩笑地）你好，我的有學問的朋友！誰給你開的門？

苏比克 誰也沒有。我是跟着你進來的。你很客氣地讓門大開着。

塔瑪拉 是嗎？真糟！請坐吧！

苏比克 你要問我為什麼而來嗎？

塔瑪拉 我為什麼要問呢？你以前也來過。我想你是來看我丈夫的吧。可是他不在家。

苏比克 事實上，我要看的並不是賴諾拉博士，而是教授本人。

塔瑪拉 那你就得多等會兒。（看看表）不，不會等多久的。莫斯科的火車馬上就要到了。

苏比克 （微微地鞠躬，用同樣諷諷的聲調）我也是這麼想。因為你這麼客氣地請我待一會兒……（鞠躬）又因為我和你父親的事情非常緊急，所以我決定等一等。（坐下。）

塔瑪拉 很好。哦，我剛才要問你什麼來着？噢，對了，我現在想起來了。我的有學問的朋友，告訴我，你是不是也有過這種壓制不住的念頭，要把一切都拋開，只想跳海？

苏比克 跳海？是的，當然有過！有時候，我正是那麼想。

塔瑪拉 你真那麼想過！那麼，也許你會明白我今天為

甚么忘記随手关門了，虽然說，我不是这么个粗心大意的人。也許湊巧你身边帶着甚么烈性的烟吧？
苏比克 当然有。在这种日子，这个时代，这种东西有的是。（遞給她一只紙烟，划燃火柴。）

塔瑪拉 （注視着火苗）这个……时代。过去的时代。
（慢慢地噴出烟来）告訴我，假若这不是秘密，你为甚么想自杀？

苏比克 噢，我的理由大概和你的一样，这个世界对像我这样可憐的夢想家是太苛刻了，理由就是这样！

塔瑪拉 （好奇地）把詳細情况告訴我吧。

苏比克 我已經差不多把整个事情都忘了。不过，你要是願意，我可以想一想看。

瑪尔塔 （由餐室进来）又抽烟哪，瑪拉！

塔瑪拉 （突然焦躁地）噢，姑媽，看上帝的面子，別給我上課吧！（压灭紙烟。）

苏比克 （鞠躬）您好！（同瑪尔塔握手）您好嗎？

瑪尔塔 （热烈地）很好，謝謝你。你这次出門怎么样？
成績如何？

苏比克 噢，还好，那边的事情进行得很順利。

藍尼教授由左边进来。他的神情生气勃勃，他的动作活潑有力。他帶有这样的神气：自信会有一种热情的欢迎在等着他，大家都在迫切地盼着他回来。他是个高大的人，骨格粗大，虽然已近七十，却不像有那么大年紀的。头頂上的头髮有些稀疏，但兩鬢还是很密，突出

的眉毛显示出倔强而固执的性格。虽然鬍鬚灰白了不少，但他給人的印象却很年輕。

藍 尼 （在門口站了一會兒，撇起嘴唇，玩笑地吹口哨）
咕——咿！咕——咿！

瑪尔塔 （急忙轉身）戈斯达夫，你呀？我們沒想到你回来得这么快！

塔瑪拉 （向她父亲跑去，張开兩臂，搂着他的脖子）爸爸！
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大概就为了讓你高兴，
火車开得比平常快吧？（她的抑郁已經消失，現在現出
一种非常年輕的样子，几乎近于稚气。）

藍 尼 （搂着塔瑪拉在室內旋轉，然后停下，快活而又逗人
地大笑）時間表稍微有点变动，我来不及通知你們。
（放开塔瑪拉，向瑪尔塔）問候你，亲爱的妹妹，問候
你，我忠实的助手！

瑪尔塔 問候你，哥哥。我真高兴，你到底回来了。

藍 尼 我也是一样。（向苏比克）啊，哈，就是年輕的
一代也来欢迎我。我謝謝你。研究所里有甚么新事
情嗎？我这个爱挑眼的老头兒不在，你們进行得怎么
样？

苏比克 对不起，我甚么都不知道，教授同志。我到頁
岩产区去了，大約是在三个月以前，您亲自派我到
那兒去的。

藍 尼 啊，对了，是我派你去的。是我派的。那么，
那边怎么样？

苏比克 这正是我要和您商量的，教授，而且越快越好，我把全部材料都带来了。

藍 尼 商量？越快越好？哼！……（爽朗的一笑，鬍子都翘了起来）我敢打赌，你是带了甚么新的异想天开的计划来了吧——不用梯子，也不用类似梯子这样的东西，想一步登天，啊？哈！哈！哈！当然不会有比像这样的事更紧急的了吧？

苏比克 我怕就是这样。

藍 尼 （生气了，但尽力不露出来）嗯，嗯！真的！（想了一会，坚定地）就算这样吧，我的朋友，你也还得等一等。你别忘了，年轻人，我刚从远道回来，我不但是个科学家，而且还是个年老的科学家，快七十了。嗯，嗯，快七十了。（翘起一个手指）这个快七十的老科学家今天晚上打算和家里人聚聚，分别很久，现在要享受享受炉边乐趣，也享受享受家庭乐趣。明天呢，这个上了年纪的科学家还要休息休息。可是后天，他就要恢复他的劳动了。是的，不会早于后天的。（微笑着鞠躬）我建议你今天夜里安安静静地睡一宿好觉，也让你的异想天开的念头有个机会回到地上来。

苏比克 （冷静的涵蓄地）您这样想吗？（耸耸肩）很好，请原谅我……再见，教授同志。（向其他人鞠躬，走出。）

藍 尼 （摇头）噯！这些急躁的年轻人啊，噯。

瑪尔塔 苏比克是个很好的工作人員，不过……也許有点兒太急躁了。

藍 尼 急躁？不，不对。他簡直是不懂事。

塔瑪拉 不，爸爸，苏比克是个热心人，很使人佩服。

請原諒我，我得赶快去換衣服了……我剛从排演場回来，滿身全是土。（由右門走出。）

藍 尼 （对瑪尔塔，謙虛地一笑）怎么样，我的好妹妹，可敬的助手？

瑪尔塔 事情都进行得順利嗎？

藍 尼 好極了。我在会上的發言引起很大的注意。散会以后，人們都圍着我，像急雨似地問我問題。我出書的事也完全办妥了。不光做为科学文献，而且还做为教課書来出版。（用一种簡短而煞有介事的声調）你看你能不能在六个月以內——把稿子准备好付印？

瑪尔塔 六个月？我亲爱的戈斯达夫，四个月就足够了。

藍 尼 好極了！你看我的經過考驗，忠实可信的朋友，我的科学战綫上的同志是怎么說的！（又开始在室內踱来踱去。笑）要是封面上署咱們倆的名字，怎么样？

瑪尔塔 戈斯达夫，何必跟我开玩笑呢？

藍 尼 噯呀呀，我亲爱的，你决不会为了这無关紧要的玩笑就發火吧！（环顧四周，像在寻找甚么）奇怪！

难道瑪丽沒有听见我进来？

瑪尔塔 她还没回来呢。

藍 尼 （显然有些懊丧）还没回来？怎么回事兒？嗯，
嗯，她准是忘了我该今天回来。

瑪尔塔 嗯……不会，我想不会的。（稍停。窘促地）我觉得你对这屋子以前的那样布置并不喜欢，所以我才把家俱挪了挪。我不知道你满意不满意。

藍 尼 （望望四周，無动于衷地）你挪过了嗎？哦，是的，你挪过了。（馬上不感兴趣）我担心她工作得太多了。她簡直不为她自己着想。嘖——嘖（回到新近旅行的話題上）瑪尔塔，你没想到吧，黎崗德和雷納斯还到車站上去接我了呢。这两匹不知道累的老战馬！

瑪尔塔 （忍不住笑起来）他們至少問了有十几次，問你什么时候到。

藍 尼 是嗎？真使人感动……真使人感动。他們很巧妙地找了个借口，不跟我一塊兒坐汽車回来，好給我一个机会，讓我单独和家里人見面。我亲爱的，我請你告訴瑞娜，我从首都帶回来了几种好吃的东西，在外边旅行袋里。請她拿进来。

瑪尔塔 好。（走进餐室。）

藍 尼 （正要向他的書房走去，但在自己的画像前面站住，画像挂在兩門之間的牆上。用一个手指指着画像）怎么样，教授？你自己还有甚么可說的，啊？

瑪麗由左边进来。她是一个胖胖的中年妇人，虽然頭髮已經灰白了，可是却显得很年輕。她剛到家。她帶着亲暱的微笑，望了丈夫一会儿。

瑪 麗 你可回来了，戈斯达夫！

藍 尼 （轉身）啊，我亲爱的！到底回来了！

瑪 麗 （亲热地吻着丈夫）我回来的时候，不知道为甚么会知道了你已經到家了。我不知道为甚么。

藍 尼 （吻着她）啊，我亲爱的，还是家里好哇。我們好久好久沒有在一塊兒舒舒服服地过一个晚上

了。

瑪 麗 是呀，今天晚上，我真想跟你在一塊兒。可是，唉，我不能不回医院去。

藍 尼 回医院？不行，不行，亲爱的，你不能那么做。那是不近人情的。

瑪 麗 我知道，亲爱的，可是沒有办法啊。

藍 尼 为甚么沒有？打个电话，說你不回去，就完了。你是那兒的院長，不是嗎？

瑪 麗 不，戈斯达夫，我不能那么办。（稍停。用低声繼續說）我們目前正处在最困难的阶段。今天晚上值班的是我們院里最年輕的一个医生。

藍 尼 （快活地）你又来了。从我認識你以来，你总是为了你那些病人牺牲一切。

瑪 麗 这是沒有办法的事兒，戈斯达夫。目前正是最困难的阶段。化雪下霧的天气帶來了一种流行性感

冒……这应当老早就过去了。可是几天以前……

（停住不說。）

藍 尼 几天以前……怎么？

瑪 丽 流行性感冒引起了急性肺炎。

藍 尼 嗯！有这么危險嗎？

瑪 丽 危險，非常危險！更糟的是傳染上这种病的多半是孩子。戈斯达夫，你可想不到，我們当医生的对这种病簡直感到束手無策，而且总觉得有罪似的。（用低而慌張的声調）昨天夜里和今天，有四个得了很严重的併發症的病人送到医院里来了。

藍 尼 （稍稍想了一会兒以后）哼……是的！抗拒不了的力量，一种自然的力量！人有甚么办法呢？（大步走近他的妻子，張开路臂，搂住她的肩膀）可是你千万別灰心，我亲爱的。不管斗争多么殘酷，苏維埃人民是不会降下战斗的旗帜的。他們只是更加戒备，把武器准备得好好的。（飽滿的精力使他在室內踱来踱去，他的心早已擱在別的事情上了，說話的时候，眼中神采奕奕）还是讓我們談点兒愉快的事吧……这兒有个典型的例子，可能还帶点兒悲剧性，它說明世上的荣誉是多么虛幻無常……我怕我不得不讓我的老朋友黎崗德教授退居次要的地位了！

瑪 丽 （恢复平靜）黎崗德教授？怎么了？

藍 尼 你記得他在制造酚的方法上那些惊人的發現嗎？哼，去年秋天，我更仔細地研究了他的結論，

不久以前，我提出了几个相当重要的建議，听说我这些建議已經在最高領導部門进行了討論，大家都同意了我的論点。（搓手，得意地嚟嚟眼）这是老黎崗德在車站上亲自告訴我的。他对我的成就还假裝着高兴呢。可是我知道得很清楚。我知道在这种时候他是多么难受！

瑪 丽 你真这么想嗎？你的老朋友，黎崗德教授决不那么小心眼兒。我想关于这个問題的研究你老早就告訴他了吧？

藍 尼 哼……沒有，还没有絕對把握的事，我何必要嚷嚷呢？（做作地）是的，我亲爱的，我們所处的就是这样一个新世界啊！对于坚强的，真正有天才的人，世界給了他無限的机会，讓他去創造發明。可是对于平庸的人和保守主义者，它是無情的：“站到一边去”，它說。“給先进者讓路”！这話不錯，我亲爱的！以前哪兒可能有这样的事兒啊？

瑪 丽 （勉强帶着欽佩之意）你走了这么远的路，好像一点兒也不累似的。

藍 尼 累？嘿！嘿！在臥車里迷迷糊糊地睡了一兩天，有甚么可累的？（頑皮地嚟嚟眼）哼，不管他說甚么，我都不在乎，我一眼就能看穿老黎崗德！

（对剛走进屋里来的女兒）我亲爱的爱唱的小鳥兒到底換了羽毛，又飞回我們这兒来了！（詢問地注視着塔瑪拉）我的小姑娘怎么了？五分鐘以前，还像只鵲